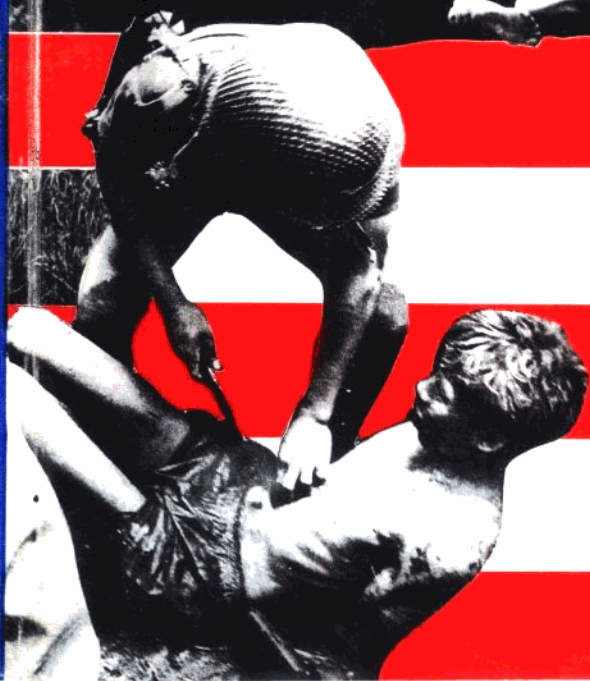


首次披露独家报道

美国 USA 六次发兵 内幕



● 杜鲁门困惑布莱尔大厦
● 麦克阿瑟深夜惊动五角大楼
● 艾逊豪威尔初陷越南
● 尼克松仓遑下令撤军
● 撒切尔夫人怒止越洋电话
● 里根说：可追杀至利比亚机库
● 诺列加总统被美军戴上手铐
● 布什授权情报局秘谋推翻萨达姆

内 容 提 要

第一部 决战六天 血战三年 越洋救求的紧急电报,将杜鲁门及其幕僚困惑于布莱尔大厦。正当华盛顿当局频频争议出兵朝鲜之际,李承晚总统却逃之夭夭。骄横恣肆的麦克阿瑟深夜惊动五角大楼,史密斯特遣部队终于启程。

第二部 “渐进式”步入永恒的梦魇 奠边府的炮声宣告了法国人在越南的失败,想充当“地球家长”的美国人却旋而又至。可谁料从艾逊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的陷入,到尼克松的仓遑撤军,越南问题困扰和折磨了四任美国总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越南问题,却事与愿违,自食苦果。有人把失败归罪于美国决策层的犹疑、寡断。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三部 “复仇女神”行动 南美的弹丸小国格林纳达居然不按照美国人的笛音跳舞,“地球家长”自然耿耿于怀。格林纳达发生政变,机会终于来了。“复仇女神”行动悄然实施之际,撒切尔夫人却对里根提出了强烈抗议,越洋电话交谈不欢而止,……

第四部 “有焦点”回击:空袭利比亚 利比亚的卡扎菲从未与1968年至1988年间的历届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谋过面,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与日俱增,锡德拉空战后不久,里根总统终于下令,美军的飞机要一直追到利比亚的飞机库。美国决策者在如何对待卡扎菲时达到空前的一致。

第五部 把诺列加总统“捉拿归案” 1989年,令美国政府头痛的国际问题之一便是巴拿马问题。诺列加总统越来越不合美国人的心意。如何解除他,扶持一位亲美的人物替代他,这成为美国政府冥思苦想的问题。本文将生动地再现美国政府及军方图谋、策划、实施公然捉拿一个邻国总统的经过。

第六部 海湾大批武:速战速决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大军压阵,闪电般占领了弱邻科威特。一时间,全球深感震惊和不安。美国决策层迅速作出反应:赢得联合国的授权,组织起多国部队,取得参众两院大多数的支持,……。海湾战争的果敢决断和迅速取胜成为布什总统引为自豪的杰作。本文再现了这场硝烟背后美决策层的活动、心态。

被美军抓起来的无辜百姓



美军在越南留下上万名混血私生子之一



为抗议西贡当局暴行而自焚的广德法师



被美军击毙的越共



西贡街头被美军伤害的平民



越战期间,美军雇用了一批南朝鲜军人参战。这些南朝鲜军人人心狠手辣。
图(A — D)他们用残酷的手段,逼供一个越南平民



(A)



(B)



(C)



(D)

目 录

第一部 决策六天 血战三年.....	(1)
引言：史密斯特遣部队午夜启程.....	(1)
第一章 华盛顿心系汉城 “隐士国度”的悲哀.....	(2)
(1) 美国人给李承晚留下了一个火药库	(2)
(2) “韩国”部队溃不成军	(3)
(3) 杜勒斯叫嚣动用武力	(3)
第二章 布莱尔大厦作出决定.....	(5)
(1) 李承晚总统逃之夭夭	(5)
(2) 麦克阿瑟恼羞成怒	(7)
第三章 杜鲁门总统打联合国牌.....	(9)
(1) 联合国的“警察行动”	(9)
(2) 赖伊秘书长让美国人大惊失色.....	(9)
第四章 朝鲜战争全面打响	(11)
(1) 麦克阿瑟深夜惊动五角大楼	(11)
(2) 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喜出望外	(14)
第二部 “渐进式”步入永恒的梦魇	(17)
引言：独立日的悲哀	(17)
第一章 从幕后走到台前	(18)

(1)	扁担上的裂痕：17 度纬线	(18)
(2)	吴庭艳独裁南越	(19)
第二章	肯尼迪总统的困惑	(21)
(1)	总统到底该听谁的？	(21)
(2)	高僧广德法师自焚	(22)
第三章	政变王国的真正主人	(23)
(1)	著名的“绿灯”电报	(23)
(2)	吴庭艳总统遭枪杀	(23)
第四章	美国进入秘密战争状态	(26)
(1)	约翰逊总统想当“救星”	(26)
(2)	“庞大的攻击名单”出笼	(26)
第五章	约翰逊总统走向战争	(28)
(1)	“在隧道的尽头看不到光明”	(28)
(2)	“北部湾”事件	(29)
(3)	一次“爱娃·吉玛”的再演出	(30)
第三部	“复仇女神”行动	(34)
第一章	弹丸岛国 风雨飘摇	(34)
第二章	“应邀”入侵营救“人质”	(36)
(1)	美国人担心邀请电写错地址	(36)
(2)	撒切尔夫人向里根抗议	(37)
第四部	“有焦点”回击：空袭利比亚	(40)
第一章	锡德拉湾空战	(40)
(1)	里根总统说，“一直追到飞机库”	(40)
(2)	响尾蛇导弹击中目标	(41)

第二章	实施“有焦点”回击	(43)
(1)	总有新东西出自利比亚	(43)
(2)	西柏林夜总会大爆炸	(44)
(3)	里根在日记中写下：这次袭击成功	(45)
第五部	把诺列加总统“捉拿归案”	(48)
第一章	新的巴拿马计划	(48)
(1)	一个令美国政府头痛的国际问题	(48)
(2)	布什急于采取行动	(48)
第二章	美军准备好了吗	(51)
(1)	“是，长官！”斯廷纳将军回答道	(51)
(2)	1/4 英寸厚的文件和 28 页的备忘录	(53)
(3)	签署“动人的宴会”命令	(53)
(4)	将军之间的龃龉	(54)
(5)	一场骗局	(55)
第三章	美巴进入“战争状态”	(56)
(1)	美陆战队军官遭枪击	(56)
(2)	“蓝勺子”变成了“正义行动”	(58)
第四章	并非完美的结局	(60)
(1)	行动提前一刻钟	(60)
(2)	诺列加被戴上手铐	(60)
(3)	布什在巴拿马受到了“非礼”	(62)
第六部	海湾大比武：速战速决	(63)
第一章	海湾风云变幻莫测	(63)
(1)	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	(63)

(2)	美高层幕衷一是	(63)
(3)	这回可不是巴拿马	(66)
(4)	布什以个人名义担保	(66)
(5)	法赫德国王同美国人站在一起	(69)
第二章	战争调门越来越高	(71)
(1)	空军先行	(71)
(2)	布什总统想让中央情报局帮忙	(72)
(3)	布什决心解放科威特	(73)
第三章	计划：防御变为进攻	(74)
(1)	要进攻的话还得增兵	(74)
(2)	安理会授权动武	(76)
第四章	得让萨达姆尝尝厉害	(77)
(1)	善恶之战，道义之争	(77)
(2)	“沙漠风暴”“预先号令”发出	(78)
第五章	战争临近	(79)
(1)	争取国会授权进攻	(79)
(2)	战争开始倒数计时	(80)
(3)	阿帕奇，攻击！	(81)

第一部 决策六天 血战三年

引言：史密斯特遣部队午夜启程

查尔斯·布雷福德·史密斯中校酣睡如泥，他的妻子不得不多次推摇才把他唤醒。头天夜里，驻扎在日本九州岛伍德兵营的第24师21团1营处于戒备状态，营长史密斯通宵未眠。妻子告诉他，团长理查德·斯蒂芬斯要他接电话。

斯蒂芬斯的话语简练：“情况不妙——穿上衣服，立即到指挥所。”史密斯瞥一眼手表，9时正。

这位34岁的军官一边套着衣服，脑际回萦上一次突如其来的召唤。1941年11月7日，年轻的中尉布雷福德·史密斯从西点军校毕业才两年，就指挥驻扎在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兵营第35步兵团的D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之际，他接到紧急命令，在巴伯斯角构筑阵地，击退日本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从此，史密斯作为第25师的一名步兵军官参加南太平洋作战直到战争结束。

在团指挥所里，斯蒂芬斯上校郑重其事地向史密斯下达了命令。由他率领首批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朝鲜。他的B连和C连出发到75英里外的板付空军基地，然后乘飞机立刻进入朝鲜。师长威廉·迪安将军将在板付迎接并向他们达了指示。

史密斯冷静地估计了部队的状况。他的几个步兵排还缺员。“没问题”，当他反映这一情况时，斯蒂芬斯说，可以到第3营抽调。

凌晨3时，史密斯和他的军官以及军士们从营房集合起443名士兵，全部人员携带枪支和野战装备，乘坐卡车，冒着滂沱大雨沿着漆黑的日本公路向板付隆隆驶去。

史密斯不知去朝鲜执行什么任务，但是率领的这支部队小得可怜，武器落后。全营共辖两个缺员的步兵连，和主要由炊事员、文书、及参谋组成的约半个连人数的

营部；一个拥有4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实际运入朝鲜的仅有2门）和4门4.2英寸迫击炮的炮排。另外B连、C连还配有6门无后座力炮（用外行话说是火箭筒）和6门60毫米迫击炮。每个士兵携带M—1型步枪一支，0.30口径的子弹120发和2天C类的口粮。

大约三分之一的军官曾经参加过欧洲或太平洋作战，半数的军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但是并非个个都经历过战斗。具体地说，挤在车上的443名士兵中约75人曾在战场上见到过敌人，大多数还只是20上下没有实战经验的小伙子。

从伍德营到板付共75英里，史密斯的部队费了35个小时。路上大雨不停，士兵们从卡车上爬下来时，个个淋得透湿。迎候的威廉·迪安将军给史密斯下达了命令：

你到达釜山以后，就向大田进发。我们打算在釜山附近或较远的地方截住北朝鲜人。封锁主要公路，越靠北越好。与已在朝鲜的先遣队队长丘奇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找不到他，你就去大田，如果可以，就继续向北开进。很抱歉，我没有再多的情况可说。我就知道这么多。祝你走运，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士兵。

6架C—54运输机供他们使用。史密斯到达后不到40分钟，第一架装载完毕，并立即升空。几分钟后第二架起飞，但这两架飞机飞临釜山时浓雾蒙蒙，无法降落，只得返回日本。后来天空放晴，上午11时左右，第一支美国战斗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此时，1950年7月1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6天。

第一章 华盛顿心系汉城 “隐士国度”的悲哀

(1) 美国人给李承晚留下了一个火药库

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历史上就是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国家，它总是处于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之中，不断遭受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生活在这晨曦最亮、金达莱花盛开的国土上的人民，世代渴望独树一隅，以培植和享受悠久的属于自己的历史文明。朝鲜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国王，他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外人进入国内的兴趣。但这个“隐士般”的国度里的这种天真、保守的尝试终究还是成了泡影。

1896年俄国和日本签订了划分范围的正式协定。日俄两国沿三八线几乎是把朝鲜半岛拦腰分开，俄国获得北半部，日本占领南半部，双方在各自地域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

1943年举行的同盟国德黑兰会议上，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告诉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应该经过四十年的监护。”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英国首相斯特朗、邱吉尔和中国的蒋介石签署了一份正式公报，“铭记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

1945年8月，两团原子弹的火球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上了令人难忘的句号。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迅疾向朝鲜推进。

美军军事顾问向马歇尔将军提出沿三八线划界，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对朝鲜平分秋色。9月2日，在征得苏军同意后，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干净落地地被标在地图上，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部地区的面积有37000平方英里，人口约2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在全国20座城市中南部占12座，其中还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是向全国提供粮食。北部地区的面积虽高达48000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部拥有高度发达的

水电资源，因此，大部分工厂设在北方，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其新产品支援南部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三八线再一次将朝鲜一分为二，三八线也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为战争而举世皆知。

朝鲜半岛的枪声平息了，可是人民却又开始为眼前的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备尝折磨。

美国人进入汉城，使得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欢欣鼓舞，他渴望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回到朝鲜成为梦寐以求的朝鲜国“总统”。麦克阿瑟成全了他的理想。据说，在众多自封为领袖的统治者中看中李承晚，是因为麦克阿瑟询问了蒋介石的结果。蒋介石从未见过李承晚，但对李承晚是皈依的基督教徒，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坚信不移，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于是，李承晚回到了朝鲜的汉城，在别离国土30年之后，戏剧性地成了“全体朝鲜人的领袖”。1948年7月20日，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李承晚被“当选”为韩国总统，正式登台亮相。

事隔26天，朝鲜人民在朝鲜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就是南北朝鲜称呼的由来。

1948年底，苏军撤出北朝鲜，并建议美军同时撤出。但美国人对苏军的撤退满腹狐疑，仍留下一支7500名的团战斗队，直到1950年6月30日才全部撤军完毕。但一个美军军事顾问团留下来了，它的任务是帮助李承晚训练军队。美军撤离朝鲜时，移交给韩国军队的东西犹如一座颇具规模的武器库：1949年更新的装备，价值达1亿1千万美元，足够装备一支5万人的地面部队。有10万条枪，5千万发轻武器子弹，2000支火箭发射筒，4万多车辆，以及若干门轻型火炮和迫击炮。

美国人走了，却给李承晚留下一个火药库，这就是战争的隐患。这火药库迟早要爆炸，这爆炸产生的巨大烟云将是长期笼罩在朝鲜人民心头的阴影。

朝鲜三千里江山分裂依旧，朝鲜国土上的不幸和灾难仍在继续。

(2) “韩国”部队溃不成军

战争空气逐步升高，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了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李承晚“韩国”军队虽由美国人武装、训练，但士气、素质远远比不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军，在开战后不久，人民军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向李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星期日，人民军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两条主要公路向南直取汉城。

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沿铁原——议政府——汉城一线。这支进攻部队包括2个师又1个团，总共18000人。这支纵队由苏制T—34坦克开道，并得到苏制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

人民军的另一路纵队沿西海岸低洼地公路向南挺进，这是汉城和平壤之间的主要通道。人民军在这个方向的兵力也具有同样的优势。这是进攻汉城的两支主要力量。由于南朝鲜的公路、铁路、交通等后勤运输网路均集中在汉城周围，因此，攻克这座城市的意义十分重大。

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向孤守瓮津半岛的李伪军一个团发起进攻，一支部队进攻春川市；一支部队顺日本海沿岸公路向南推进。

李伪军士气低落，斗志丧失殆尽，人民军势如破竹，奋勇追击。

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人民军的雅克战斗机扫射了李承晚“总统”的官邸蓝宫（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周围地区。近在咫尺的进攻使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他接到汉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诺布尔（该周末他未在汉城）后来与美国以及韩国官员谈话后认为，蓝宫的内阁部长们和杂七杂八的随从“个个惊恐

万状，而且也感染了李承晚”。不过李承晚声称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认为，如果入侵者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奋斗谋求朝鲜独立的理想终会成为泡影。李承晚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把穆乔请来参加讨论。据穆乔后来说：

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以致他们还是撤离汉城为好。听到这里，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穆乔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但惊恐万状的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呆在这里不走。”

穆乔的坚定态度终于稳住了李承晚。他同意留在汉城，至少当天夜里不走。

然而，在人民军的强烈攻势下，被美国人称之为“亚洲之雄”的李承晚部队溃不成军。

(3) 杜勒斯叫嚣动用武力

朝鲜内战爆发时，美国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在日本东京。就在前几天，杜勒斯访问了南朝鲜，在三八线摆出姿势与“韩国”士兵合影留念。杜勒斯还向南朝鲜议会发表演说，给他们打气加油：

在精神上，联合国把你们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美国人民欢迎你们成为这个缔造自

由世界的大家庭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因此，我要对你们说：只要你们继续有效地在创造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你们永远不是孤立的。

此刻，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办公室里，杜勒斯和驻日本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

麦克阿瑟在美国军界享有盛誉，被称为是二次大战

中战功赫赫的英雄。麦克阿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随父到亚洲远游，以后又到菲律宾担任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充分意识到亚洲对于美国的利益之重要，“世界人口有近一半在这里生活，维护未来世代代人的生活原料有一半以上在这里出产，”麦克阿瑟意识到，“我认为十分清楚，美国未来及其生存是与亚洲和它的前哨岛屿不可改变地缠绕在一起的。”麦克阿瑟个人历史上的盛衰荣辱也跟亚洲密切相关。

杜勒斯会见麦克阿瑟时，发现麦克阿瑟对已发生的战争态度冷淡，嘴里衔着人所熟知的玉米茎烟斗，咔叽衬衫领口敞开着，神态非凡。麦克阿瑟对杜勒斯说，必须扼制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但一切都不必慌张，“假如华盛顿对我碍手碍脚的话，我可以把一只手缚在背后，只要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麦克阿瑟欲参战的狂妄态度暴露无遗。

告别麦克阿瑟，杜勒斯返回饭店，立即起草一份电报发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

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星期日美国时间拂晓之前，杜勒斯的电报抵达华盛顿，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电文。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在艾奇逊看来杜勒斯可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的人。

收到杜勒斯电报不久，上午11时30分，艾奇逊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一次会议。

与会者的官阶表明，五角大楼在会议上是起次要作用。国务院出席会议的除国务卿艾奇逊外，还有副国务

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都到位了。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外交官们相比。

会议提出的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与他们呆在一起。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就通过电传打字会议（或称电传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电传最后告诉麦克阿瑟，这些建议未得到总统的批准，仅供他“制定计划时参考”。此外，国务院还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扭转战局，保住傀儡李承晚的政权。

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建议很满意，深受鼓舞，他早就希望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扼制共产主义的潮流。“来吧，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很赞成你们的行动方针，这将有助于转败为胜。谢谢。”麦克阿瑟以这种热情洋溢、自命不凡的口气结束了同华盛顿的电传通话。

麦克阿瑟随即下令向南朝鲜增运弹药，并且建议集结在菲律宾的第七舰队主力开赴朝鲜。好战的麦克阿瑟浑身都兴奋起来了。

第二章 布莱尔大厦作出决定

(1) 李承晚总统逃之夭夭

白宫和五角大楼制定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政策的时候，杜鲁门总统也在脑中酝酿对于朝鲜内战的意见。在星期日中午12时35分，他接到艾奇逊的紧急电话，“建议”他从独立城家中迅速返回华盛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急速赶往塔萨斯城机场。1时57分，“独立号”座机升空。记者们因为无新闻可采，分散在各地，还沉缅于悠闲的周末假日之中，预定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直到下午5时才起飞。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的午睡也被总统的突然离去而打断。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独自思索，他断定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高级军官和外交顾问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座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杜鲁门接着招呼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去他的包舱。总统说：“我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华盛顿的人士似乎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弄不明白，我实在不知道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

杜鲁门转而问起斯奈德的本职工作。“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们商讨了制止国会为削减货物税而正在进行的努力（打仗需要花纳税者的钱）；他俩同意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的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简要地说，假如战端拉开，“我们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

杜鲁门的仓促判断认为，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这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星期日，连篇累牍的分析报告一开头都以苏联应该承担责任的

假设措辞。

华盛顿当局认为，苏联惹事生非的迹象和在其他地区频繁调动的征兆处处皆是。国务院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任驻莫斯科大使）接到口信，杜鲁门希望就“俄国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否是俄国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等前景问题倾听他的意见。凯南召集了其他几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审阅了情报报告以及近期往来的电报。令人不安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6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和辐重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于原因，分析家们则众说纷纭：这些物资只是用来替换陈旧的武器呢，还是供夏季演习使用？是用来支持游击活动呢，还是储存供当地部队或者苏军未来作战中使用？苏联人已经宣布，黑海舰队将于今年晚秋在靠近土耳其的沿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演习。

杜鲁门总统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杜鲁门总统的信心则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信心。他渴望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被人们铭记。他判断是苏联人唆使了这场内战，是共产主义力量对美国的挑战，这并不奇怪，在那个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都在评估对方的实力上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杜鲁门支持李承晚政权，也就是把他当作反共的前哨重地。杜鲁门及其同僚的思想正是那个剑拔弩张的时代的产物。

杜鲁门总统在飞机上的时候，艾奇逊仍在办公室里推敲着各种意见。他要在总统回来之前准备好汇报的内容。他认为，是苏联人发动了这场进攻，必须采取强硬行动的时候到了。他希望能与联合国一起行动，但单枪匹马地干也未尝不可。艾奇逊的思想正在向战争滑去。各种力量都在一步一步地把美国推到侵略者的位置上。

侵略者从来都要打扮成公理、正义的捍卫者。美国对李承晚集团的失望，对共产主义潮流的恐惧，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野心，最终导致美国走向战争，但美国人却把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别人。星期日下午6时左右，即杜鲁门从独立城回到华盛顿前一个小时，联合国安理会以九票对零票通过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谴责北朝

鲜以及要求联合国制止这场战争的提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人操纵着安理会。

这使国务院感到满意。决议对北朝鲜军队“向韩国发动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关切”，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应撤回三八线。

苏联代表团并未返回安理会参加投票，因此失去使用否决权置决议于死地的机会。这一决议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北朝鲜人方面具有法律效力，因而艾奇逊当时感到心满意足。美国人深知使联合国作出更为强有力的命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

星期日晚7时左右，杜鲁门总统抵达华盛顿，在驱车驶往布莱尔大厦的短途中，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向总统作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连连点头，对安理会的表决结果表示满意。到布莱尔大厦后，他抽空给妻子打电话说，他已平安到达。他随后下楼来到客厅，13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已恭候在那里。国防部有8人出席会议：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福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国务院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韦布、腊斯克、希克森和菲利普·杰塞普（后者担任记录秘书）。

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题。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前一天刚从远东归来。访问期间，麦克阿瑟迫使他们接受了一份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会上，布雷德利（按照约翰逊的要求）开始宣读。与会者所听到的是麦克阿瑟急切地呼吁杜鲁门改变1月份所宣布的美国无意保卫台湾的政策。麦克阿瑟把这个岛屿喻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一个不友好的政权“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麦克阿瑟表示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访问台湾并作一番调查，以确定保卫这个岛屿免遭侵略对“军援的需求和限度”。与会者们早已闻悉这些论点，因此中间既没有插话，也没有各抒己见。艾奇逊暗暗思忖，约翰逊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非同一般的会议上提这个问题。

布雷德利发言完毕，从胡佛政府以来一直伺奉总统的管家和饭店经理阿朗斯·菲尔兹打断了会议，招呼用餐。他未曾料到杜鲁门夫妇会一早到来，菲尔兹对他的伙计能够按照仅仅几个小时前发来的吩咐准备好晚餐而暗自洋洋得意。

餐后，撤出杯盘，这张椭圆形红木餐桌就成为正式的会议桌。总统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思想框框”，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作出任何重大

决定。接着他请艾奇逊详细描绘了朝鲜的局势。

艾奇逊迅速地回顾了自收到第一份报告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艾奇逊说战争“造成巨大的混乱，形势令人担忧。”随后，他提出了根据当天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归纳出来的三项建议：

——授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最后，艾奇逊提议加紧向法属印度支那提供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同反法民族主义叛乱分子作战。

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在朝鲜划线是再好不过了。他同意艾奇逊提议采取的各项行动。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飞行可以产生“鼓舞士气的巨大效果……即使它们无法准确地击中北朝鲜的坦克。”

杜鲁门总统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

“这要花费点时间”，范登堡将军说，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就能立即奏效。”

在作总结发言时，杜鲁门批准了一系列命令。麦克阿瑟将向南朝鲜人提供拟定的援助并派出一个观察小组。第七舰队驶向日本。空军“应该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杜鲁门强调指出。这“不是攻击会议，而是命令制定计划”。最后国务院和国防部应该审慎地估计……苏联接着会在哪里采取行动。

杜鲁门指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当天早些时候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范围之内采取的。他还“未决定”任命麦克阿瑟担任朝鲜总司令。他指示这一切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背景介绍也不准。在预定第二天举行的国会拨款听证会上，艾奇逊和约翰逊应闭口不谈朝鲜问题。深夜11时，与会者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了布莱尔大厦，以避开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新闻记者。

与会的军事人员径直前往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举行电传打字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总统已经批准了当天早些时候发去的4项“建议”。麦克阿瑟被告诫说：“高层机构将依照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决策。”

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要艾奇逊和国务院的约翰·希克森一同讨论一些与朝鲜无关的问题。讨论完毕，杜鲁门说：“咱们喝点酒吧，今天太忙了。”倒上波旁酒后，杜鲁门顿感轻松地说：“我希望并且祈祷以后再也不

会像今天这样作出决定了。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了。”

杜鲁门晃动着盛有波旁酒的酒杯，转向希克森，并接着说：“现在有了酒，我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说：“总而言之，杰克，我是为了联合国才这样干的。”他又说：“我崇信国联，它垮了。很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我们未加入并且未给予支持。好吧，现在我们建立了联合国。这是我们的主意。在联合国第一次受到重大考验面前，我们可不能任其垮台。”

“如果联合国的合作体制可行的话，那么必须促使它运转。现在该由联合国出牌了。”

(2) 麦克阿瑟恼羞成怒

李承晚逃跑的消息使东京的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他没料到“韩国”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支持的政权如此脆弱不堪。他原来夸下海口“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北朝鲜人”的神话破产了。他情绪懊丧，无精打采。

正在此时，布莱尔大厦的最新决定仿佛是强心剂一般令他振作起来，他和远东空军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并排就座，看着电传打字机打出各项命令。打字机一停，麦克阿瑟就侧向帕特里奇，迫不急待地向他下达了“一连串的口头命令”。他要求远东空军部队在以后的36小时里“动用一切可供支配的手段”，狠揍北朝鲜人，他指示立刻进行猛烈的袭击，让“敌人”当天晚上就尝到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确信，强有力的空中行动将“把北朝鲜人狼狈地赶回自己的领土。”他批准了帕特里奇提出的从关岛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加强美国在日本的空军力量的请求，但他还是提醒要谨慎：远东空军也必须严阵以待，谨防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

帕特里奇敬了个礼走出会议室。他觉得麦克阿瑟在采取行动时看起来“几乎是得意洋洋”。

远东空军顿时忙开了。指挥官们派出飞机去朝鲜作目视和照相侦察以发现目标。地勤人员给B—26轰炸机装载炸弹，以向北朝鲜的坦克、炮队、补给品堆集处、桥梁以及三八线至前线的一切运输工具进行攻击。嗡嗡轰鸣的B—29轰炸机奉命巡航南朝鲜，寻找可攻击的目标。黄昏时刻，空军已经整装待发。朝鲜战场大规模的空战即将打响。

但首次夜间行动受挫了。因为，第一，可以出动的10架B—26轰炸机中，6架被调去掩护缓慢航行在日本海上开往避难处的“伦霍尔特号”化肥船。其余4架于

杜鲁门总统只轻松了一天的时间，他又于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一晚上重新回到布莱尔大厦的红木圆桌旁。因为美驻南朝鲜大使穆乔发来的电报的调子越来越悲观，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逃离汉城，准备到日本建立“流亡政府”。杜鲁门在会议开始时得知美国空军击落了第一架北朝鲜军队的飞机时，不禁喜形于色，“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这次会上决定美国海军和空军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

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式卷入朝鲜战争了。

黄昏时分从芦屋机场起飞去搜索据说在汉城以北某地的北朝鲜坦克纵队。但是恶劣的天气和漆黑的夜晚使它们无法发现目标；轰炸机满载着炸弹返回基地。紧接着芦屋机场上空又乌云低垂，几个小时后才散尽。5架飞机终于升空。一架因为机械故障返回地面，其余4架飞抵朝鲜，但是发现战场上空浓云密布，只得满载着炸弹返航。

麦克阿瑟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困难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通过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表现出来的却是怒火中烧。当天夜里，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倒霉的帕特里奇说，只有以某种方式显示远东空军的实力，才能挽救韩国部队。阿尔蒙德将军语调强硬，他“要求使用一切手段，把炸弹投到三八线至汉城的狭长地带，无须顾及准确与否。”换句话说，如果必要，远东空军必须在云层上瞎投一气，但愿高效炸弹落在北朝鲜人、而不是友军头上。帕特里奇转而向他的下属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要“想尽办法。”

第二天即6月28日早晨，用上尉布赖斯·波第二的话说，日本列岛上空的天气“极为恶劣”。他单独驾驶RF—80A侦察机，穿过云雾搜索北朝鲜的先头部队。他很走运，飞临上空时天气见晴，他想方设法完成空军首次用喷气式飞机进行的战地侦察任务。他向芦屋机场报告说，只要飞行员能够穿过日本上空的云层，就可以在朝鲜捕捉到目标。

远东空军终于行动起来了。由12架B—26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沿线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机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邻近公路上出现的目

标扫射和发射火箭。人民军面对美国的飞机，毫不畏惧，给予了猛烈的炮火还击。美军的几乎每架飞机都被炮火击中。一架飞机的引擎失灵，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汉城附近的水原空军基地。另一架设法返回芦屋，终因损伤严重而不堪使用。还有1架飞机的轴承被打落，在云雾笼罩的芦屋机场迫降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B-29轰炸机，即所谓美军的空中堡垒，是一种战略轰炸机。由于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远东空军把它们

当作重要的战术支援飞机使用。将近黄昏，4架空中堡垒沿汉城以北的公路和平行的铁路飞行，机上人员只要见到一部卡车、一辆坦克甚至一堆人，管他们是不是北朝鲜士兵，只要看上去“值得炸一气”，就扔炸弹。“这是奇怪地使用战略轰炸机，”空军人员悲叹道，“但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力量。”

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发疯了，但一切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一个南朝鲜军人用探雷器探一对平民夫妇的财物)

第三章 杜鲁门总统打联合国牌

(1) 联合国的“警察行动”

很显然，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权宜考虑，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美国海空军加入朝鲜内战一事耽搁了12个小时后才向美国公众发表。总统作出决定已经是星期一夜11时以后，当时难以为国会安排一次深入细致的情况汇报会。杜鲁门很清楚，要投入一场战争，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国会中的重要盟友从星期二一大早的《华盛顿邮报》上得悉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对使蒋介石从新闻渠道获得封锁台湾的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以前，没有发表新闻公报。

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电报，急不可待，他一个劲地抱怨行动迟缓。他认为必须毫不容缓地告诉南朝鲜人美国的援助不期到达，免得他们彻底崩溃。在午夜过后与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麦克阿瑟据理力争。他说，除非给南朝鲜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使他们顶住，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韦布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被同事乔治·凯南称为颇为巧妙但又孤注一掷的主意。允许麦克阿瑟通过南朝鲜的电台广播总统的决定，但是只准使用韩语广播，而且不要惊动东京的西方记者。与此同时，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湾向蒋介石通报情况。

这样，至少能听到广播的朝鲜人得知了美国干预的消息。此时此刻，岂知美国人民正沉浸在无忧无虑的甜梦之中。

星期二上午，在白宫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国会领袖们向杜鲁门提出的问题寥寥无几，着实出人意料。总统请艾奇逊回顾了一下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杜鲁门

“希望苏联没有卷入这场入侵，但是目前正在研究苏联人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美国“不能让事态不加制约地任其发展。”最后，杜鲁门强调指出，美国受联合国的委托，要求各成员国向韩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实际上几个小时以后，安理会才开始考虑美国这一新的提案。杜鲁门在撒谎。

甚至连共和党的批评家离开会议室时也对杜鲁门大加赞赏。新罕布什尔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声称：“干得真漂亮。”风声传到国会，一位旁观者把激昂的气氛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情绪相提并论。

临近周末，杜鲁门举行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数次被问及美国作出反应的性质。

问：总统先生，据您的解释，这是联合国采取的一次警察行动，对吗？

答：是的，完全是这样的。

这样，这场美国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获得了“警察行动”这个诨名，这不是杜鲁门臆造出来的隐晦词语，只不过是批评之风盛行的未来几个月里，他以特有的（和毫无道理的）固执的死死拽住不放的一个词。对10余万死伤的美国士兵来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警察行动。”杜鲁门显然想尽可能缩小事态的影响，让公众不要为美国军队的卷入忧虑。然而，杜鲁门总统是在自欺欺人，美国人民包括世界一切爱好正义、和平的人民都明白，杜鲁门总统这种欲盖弥彰的说法只不过证明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虚伪罢了。

(2) 赖伊秘书长让美国人大惊失色

星期三，杜鲁门就美国的干预发表了公开声明，稍事提及了联合国的作用。与杜鲁门的声明恰恰相反，安理会当时还未呼吁其成员国“提供所需要的援助”。星期二中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无意识地犯了一个错误，险些造成苏联人返回安理会（他们已经抵制了

六个月）并使用否决权。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星期二（6月27日）一早，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向安理会各成员国发出试探，并且发现议案得到普遍支持。但是印度代表提出需要时间得到本国政府的正式指示。因此，安理会推迟至下午举